

散文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、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。以下是本站分享的节气小满散文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！

节气小满散文



既然立夏拉开了夏日多彩激情的序幕，那小满则凸显了夏日身姿丰满的神韵和情怀。当然，光有绚丽的色彩和扑鼻的花香是不够的，还需有悦耳的鸟语啊，这不，一句“小满雀(qiao，三声，巧)来全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
小满节气，是我们国家二十四节气农历法中，表示季节变迁的特定节令之一。古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时，麦穗饱满，尚未成熟，万物生长稍得盈满，尚未全满。

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，视太阳到达黄径60°时为小满。在小满节气里，我国除西藏、青海、黑龙江、吉林外，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都将达到22℃以上，气候意义上的夏季也就开始了。我国古代将小满分为三候：“一候苦菜秀；二候靡草死；三候麦秋至。”是说小满节气中，苦菜已经枝叶繁茂；而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；此时麦子开始成熟。

小满节气期间江南地区往往也是江河湖满，如果不满，必是遇上干旱少雨年。这方面的谚语很多，如“小满不满，无水洗碗”，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，“小满不下，犁耙高挂”等说法。这里的“满”字，不是指作物颗粒饱满，而是把“满”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。

小满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时候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气，对北方来说是决定小麦收成的节气，在南方是水稻插秧的指向标。还有，记得小我时候，爸爸妈妈和村里人也常说“立夏到小满，种啥都不晚”的话，那时，他们总会在这个季节，农忙中挤出些时间在园中栽种些菜苗，那时我虽还是个淘气的孩子，也会和他们跑前跑后的刨刨坑，浇浇水，想起来确也十分有趣。朋友们，简单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就可以了吧？

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小满是比较谦逊的，也深知这个道理，还不到成熟收获的季节，所以名字中用了个“小”字，也就在日后的成熟中准备低头了，为了更加饱满。想一想，我们在小满的季节里，我们生命中的小满时候，是否也该这么做啊？

关于小满的习俗及养生保健，现代画家诗人吴藕汀有小诗一首，说的比较美感全面：

《小满》

白桐落尽破檐牙，

或恐年年梓树花。

小满田塍寻草药，

农闲莫问动三车。这里三车指纺车，水车和油车。

先从食苦菜说起，春风吹，苦菜长，荒滩野地是粮仓。小满前后也是吃苦菜的时节，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。《周书》：小满之日苦菜秀。《诗经》：采苦采苦，首阳之下。苦苦菜遍布全国，医学上叫它败酱草，宁夏人叫它“苦苦菜”，陕西人叫它“苦麻菜”，李时珍称它为“天香草”。苦苦菜，苦中带涩，涩中带甜，新鲜爽口，清凉嫩香，营养丰富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胆碱、糖类、核黄素和甘露醇等，具有清热、凉血和解毒的功能。

再说祭车神，祭车神是一些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。在相关的传说里二车神，是一条白龙，在小满时节，人们在水车上放上鱼肉、香烛等物品祭拜，最有趣的地方是，在祭品中会有一杯白水，祭拜时将白水泼入田中，有祝福涌旺的意思。

还有祭蚕，相传小满为蚕神诞辰，因此江浙一带在小满节气期间有一个祈蚕节。我国农耕文化以“男耕女织”为典型。女织

的原料北方以棉花为主，南方以蚕理为主。蚕丝需靠养蚕结茧抽丝而得，所以我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兴盛，尤其是江浙一带。蚕是娇养的“宠物”，很难养活。气温、湿度，桑叶的冷、热、干、湿等均影响蚕的生存。由于蚕难养，古代把蚕视作“天物”。为了祈求养蚕有个好的收成，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行祈蚕节。

小满的养生及保健也很主要，由于小满节气是皮肤病的高发期，按未病先防的养生观，要注意“风疹”的防治。

饮食调养上对各种类似的皮肤病人，均宜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，常吃具有清利湿热作用的食物，如赤小豆、绿豆、薏仁，黄花菜、水芹、黑木耳、藕、胡萝卜、西红柿、西瓜，黄瓜，丝瓜、山药、等。小满时节，万物繁茂，生长最旺盛，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处于最旺盛的时期，消耗的营养物质为四季二十四节气中最多，所以，应及时适当补充，才能使身体五脏六腑不受损伤。此节气的汤品也十分重要，宜绿豆芽蛤蜊汤、苦瓜木棉花牛肉汤……等，这些汤品具清热、养阴、祛湿、暖胃、温补等功效。

最后祝福大家，生活如小满一样，步步美满！

节气小满散文

小满，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，夏季最好的一个时节。大约在每年公历5月20日至22日左右。小满过后，全国南北渐次正式进入夏季。温差逐渐缩小，降水逐渐增多。气温在20℃到30℃之间，跟人体温度接近，所以这时的早晚适于户外活动。

记得小时候，立夏刚过，父亲笑嘻嘻地说，没几天小满了，你们也该熬到了头了。那时我们并不理会父亲说的熬到头指的什么。但我们看到，立夏刚过，父亲就开始整理小提督和淌网了。父亲每天总会带上淌网，利用在生产队干活的空挡，在任何一处河沟的边上淌上几下，那些小鱼小虾或螺蛳就足够我们一大家子美美吃上一餐了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进了小满，大麦上场了，小麦也黄了，满田埂的蚕豆和莴苣也可以吃了。看来“满”不仅是植物的丰满，也是农人精神和食物的丰满。看来小满是父亲守望丰收的节气了。

人误地一季，地误人一年，人误人一生，这就是父亲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小满一到，父亲按捺不住了，起早带晚，拔菜籽、整理谷场、磨好镰刀、修理农船……此时，父亲每天像喝了蜜一样，走起路来，浑身带劲。小满三候：一候苦菜秀。小满是苦菜枝繁叶茂之时，早有“春风吹，苦菜长，荒滩野地是粮仓”一说。苦菜也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，那时百姓到了这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往往以野菜充饥度日。二候靡草死。也说“云靡草”。以枝叶靡细而得名。这节气里，喜阴细软的草类，在强烈阳光下开始枯萎死亡；三候麦秋至。对于麦类作物已经到了成熟的“秋”了。有农谚：“麦到小满日夜黄。”、“小满十八天，青麦也成面。”

欧阳修的《归田园四时乐春夏二首(其二)》：“南风原头吹百草，草木从深茅舍小。麦穗初齐稚子娇，桑叶正肥蚕食饱。”说的是在小满季节里，暖暖的南风，那草木从深之处可见到的那个小小的茅舍。近处麦田那嫩绿的麦穗已经抽齐，在微风中摆动时，像小孩样的摇头晃脑，娇憨可爱；而桑树上的叶子正长得肥壮，可供蚕儿吃饱。对于守盼了一冬一春的农人来说，他们盼望的当然是庄稼的收成如何。至于田园美景，他们无暇顾及。“田家此乐知者谁？我独知之归不早。乞身当及强健时，顾我蹉跎已衰老。”诗的最后，诗人发出了历尽沧桑的感慨：看到令人满足的归隐田园，如此的令他陶醉，发出一声唉叹！知道自己归隐得太晚了，当年身强力壮就该早些隐退，如今，岁月蹉跎，自己已经衰老了。千古绝句“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！”都是古人对岁月流逝的感叹。

在这个饱满的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走向初夏，走向金色阳光，聆听生命拔节之音，迎接丰收时刻的到来。

节气小满散文

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，属于生命最旺盛的季节。大自然情不自禁地拉开了绿色幕布，映入眼帘的是绿的山、绿的水、绿的树、绿的草、绿的庄稼……麦子从上一年的白露开始播种到次年小满扬花灌浆，已经走过了秋冬春夏四季，整整一个生命的轮回。

乡村的子宫开始排卵，动物和植物都迸发出火一样的激情，大地挥发着浑身的热量，小河汗水津津，扯开嗓子歌唱—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！

夏天把场面铺排得十分讲究、宏大、气派，天上的云不停地变幻着图形，大地上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果树、村舍、庄稼，该生长的尽情地生长，该成熟的使劲儿成熟。雨常常下在夜间，白天热风吹拂，晴空万里，乡村处处散发着万物生长的气息。

吃了一春青草的牛比冬天健壮了，蹄子踩在路上发出噔噔的响声，尾巴左右摔打着吸血的牛虻；年头里买的小猪崽子已经长开了条子，冬天凌乱的毛变短了，长顺了，贪婪地在水渠边上啃着纯天然的青草；野百合、芍药不失时机地开了，丰富着乡村火热的生活，给张扬的夏天一个热烈的拥抱……

农人在土地上挥洒着笔墨，庄稼是他们饱蘸了情感、花费了心血、浸透了汗水写成的作品，小麦、玉米是章回小说；黄豆、洋芋是在场主义散文；黄瓜、西红柿是自由体诗，韭菜、蒜苗是原生态歌词，朴实中包含着大美，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的馨香。

桃花源式的乡村是电影胶片的回放，美丽的田园是作家放飞的梦想，是诗人海阔天空的想象，真正的劳作与想象无关。山里的坡地土薄、贫瘠、瘦弱，你咋伺弄，也刨不出个金蛋银蛋，就像歪瓜裂枣的孩子，先天不足，你咋教育，也成不了大器。种庄稼在人，成庄稼在天，农村人靠天吃饭，靠运气收成——付出了不一定会有收获，哪怕你种子选得再优良，地耕的如何精细，肥施的如何饱满，如果麦子到了成熟的季节天不作美，连续几场雨就会让到嘴边上的面条变成声声叹息，一年的希望化为泡影。就像菜园子里瓜菜架上盛开的谎花，看着美丽动人，一凋谢就成了明日黄花，总让人空欢喜一场。

土地和人也是一种缘分：工人做工，农民种地，在过去是天经地义。工人离不开工厂，农民离不开土地。与土地在一起，村民的身份是农民，离开了土地，村民的身份就变成了“农民工”，有时候也叫“流民”。

刚包产到户的时候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伺候土地像养育儿孙一样，全身心投入其中，把心血希望全寄托在土地上。土地是懂感情的，谁对它好，它就给谁以丰厚的回报，风调雨顺的年成，农人的木柜、麻袋里第一次装满了粮食，第一次品尝了收获的喜悦，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……那时候，农人和土地的关系非常亲切，土地离不开人，人依恋土地，就像一对乡村的恩爱夫妻，相濡以沫，坦诚以待……

土地的心是实的，人的心是活的，土地不嫌弃人，人会嫌弃土地。地还是那片地，人还是原来的人，但思想已经不是原来的思想。刚刚吃饱了肚子的农人，已不满足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，他们向往小康富裕的生活，但贫瘠的土地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。世道变了，人心变了，农人用怀疑的目光开始审视祖祖辈辈相依为命的土地；土地用不解的目光打量着它的主人，疯长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头叹息。

地撂荒了，地孤独了，地寂寞了，寂寞了的土地不长庄稼，长出了野草和灌木，长出了无尽的哀愁。依然是热烈的盛夏，依然是麦子扬花的小满，但翻过半架山，走过几道梁，看不见一片一片翻滚的麦浪，瞅不着在田里劳作的人影，山鸡在草丛中觅食，黄蜂在荒草中乱飞，农人与土地的感情，被打工赚来的钞票遮蔽，零星的庄稼，被茂盛的蒿草包围……粮食贱了，野菜贵了，价值、价格让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人辨不清东南西北——野菜成了寄生在城市角落的雏妓，曾经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现在成了有钱人换换口味的佳肴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想品尝新鲜的野味。

山鸡不明白——玉米苗儿咋变成了竹笋尖儿？

麻雀不明白——小麦穗儿咋变成了水蒿叶儿？

野猪不明白——村庄周围，咋不见一个猎人？

村里的留守老人不明白——外面有啥西洋景，比土地还吸引人，把年轻人的魂儿勾走了？

小满，一个在农事中衍生的节气，慢慢变得已经与农事没有多大关系。它静静地印在日历上，寂寞地躺在电脑的字库里……

寂寞的小满，在乡村小路上徘徊，在庄稼地里寻觅。

迷茫的小满，失去家园的小满，庄稼的命运就是它的命运，一个像人的名字一样的名词，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，却渐渐迷失在日益衰落的农事中。

荒芜的土地，在装满心事的风中呻吟、低语……

本文来源：<https://www.chinawenwang.com/meiwen/136042.html>
